

殿下，这世上任何人都可以怀疑我，唯独你不能。
对于任何可能伤害殿下的事，我发誓，这辈子绝不会去做。
如有违背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！

上部

太子请登基

红
叶
著

太子请登基

①

红枫一叶◎作品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太子请登基 / 红枫一叶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
2016. 10
ISBN 978-7-5552-4106-5

I. ①太… II. ①红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29769号

书 名 太子请登基

著 者 红枫一叶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杨 琴

责任校对 耿道川

特约编辑 杨 琴

装帧设计 李红艳

照 排 刘丽霞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
印 张 50

字 数 70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106-5

定 价 79.80元(全三册)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

目 录

①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 一 章 情深不寿 · 001 | 第 十 二 章 道貌岸然 · 136 |
| 第 二 章 今非昔比 · 013 | 第 十 三 章 挑拨离间 · 148 |
| 第 三 章 人傻钱多 · 025 | 第 十 四 章 借刀杀人 · 160 |
| 第 四 章 暗香幽然 · 036 | 第 十 五 章 色胆包天 · 172 |
| 第 五 章 冰雪聪明 · 048 | 第 十 六 章 防不胜防 · 184 |
| 第 六 章 心细如发 · 060 | 第 十 七 章 痴心妄想 · 197 |
| 第 七 章 过河拆桥 · 072 | 第 十 八 章 随机应变 · 210 |
| 第 八 章 招蜂引蝶 · 085 | 第 十 九 章 一朝成名 · 222 |
| 第 九 章 拈酸吃醋 · 099 | 第 二 十 章 平步青云 · 235 |
| 第 十 章 未雨绸缪 · 111 | 第 二 十 一 章 喜宴风波 · 247 |
| 第 十 一 章 有眼无珠 · 124 | 第 二 十 二 章 变故陡生 · 256 |

④

第二十三章 痛彻心扉 · 267

第二十四章 虚情假意 · 280

第二十五章 白日见鬼 · 292

第二十六章 另媒她娶 · 304

第二十七章 冲冠一怒 · 316

第二十八章 险中求生 · 328

第二十九章 投桃报李 · 340

第三十章 动心忍情 · 352

第三十一章 锦绣心肠 · 363

第三十二章 天意难违 · 375

第三十三章 欺我者亡 · 387

第三十四章 化身成魔 · 398

第三十五章 心有所属 · 410

第三十六章 半路劫亲 · 422

第三十七章 烈焰焚身 · 434

第三十八章 临阵倒戈 · 445

第三十九章 歪打正着 · 457

第四十章 酣歌醉舞 · 468

第四十一章 情真意挚 · 479

第四十二章 贼心不死 · 490

第四十三章 蜜里调油 · 502

第四十四章 自食其果 · 513

第四十五章 双喜临门 · 525

⑦

第四十六章 莺莺燕燕 · 537

第四十七章 鬼蜮伎俩 · 548

第四十八章 寡廉鲜耻 · 561

第四十九章 一步一鬼 · 573

第五十章 绝世良配 · 584

第五十一章 强势反击 · 595

第五十二章 逃之夭夭 · 606

第五十三章 无处可逃 · 618

第五十四章 登基为帝 · 630

第五十五章 骨肉分离 · 642

第五十六章 自作聪明 · 654

第五十七章 翻脸如书 · 666

第五十八章 醋海生波 · 677

第五十九章 夜河流灯 · 689

第六十章 成人之美 · 700

第六十一章 锥心刺骨 · 711

第六十二章 花貌蓬心 · 722

第六十三章 爱恨交加 · 734

第六十四章 斩草除根 · 746

第六十五章 心狠手辣 · 759

第六十六章 大势已去 · 766

第六十七章 苦尽甘来 · 772

番外一 景睿帝纪事（上） · 778

番外二 景睿帝纪事（下） · 784

第一章

情深不寿

深夜，阴暗潮湿的地宫中，叶离枝从不知名的噩梦中惊醒，一睁眼，才发觉原来只是个梦。

心有余悸地拍了拍胸口，旁边守夜的素衣迎上前来，轻声问：“小姐，可是哪里不舒服？”

“没……就是做了个不好的梦罢了。”叶离枝被素衣搀扶着从床上艰难地坐起，靠着软枕倚在床头。她的脊椎，早在一场意外中被毁了。

素衣轻笑：“小姐莫怕，后半夜的梦都说是反着的呢。”

叶离枝点点头。两人又说了会儿话，她才觉得那深重的恐惧感稍稍消散了些。

也是，她还有什么好怕的呢？太子已被先帝流放，自此以后，她再也不必过如履薄冰的卧底日子了。

“红绫呢？”无意中环顾一圈，却见不远处供她两个贴身小丫鬟休息的软榻上，空空如也。

素衣皱了皱眉：“刚才说是起夜，出去了这么久，也不知为何还没回来。小姐稍等，我且去看看。”

叶离枝应了，目送素衣离开，不多时，就听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自阶梯上由远及近传来。

那么多人……恐怕不会是那两个小丫鬟吧？叶离枝屏气凝神，听了片刻确定不是幻听后，脸上浮起一抹喜色：是……是他吗？是他来接自己了吗？一定是吧！

她行动不便，倒不用前去跪拜迎接，只睁大双眼殷殷地望向地宫的入口，生怕错过关于那人的一分一毫。

很快，那一行人就步履匆匆地走了进来。刚一进来，就有四个侍卫走上前来，粗暴地将叶离枝强行按倒在床，并不由分说地用粗绳将她的手脚捆绑在木床四角。

叶离枝略有些慌，但仍是强自镇定道：“你们是谁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”

两个老嬷嬷阴笑着从后头走上前来，一左一右地站在床边，每人手里还拿了一个竹筒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竟全是密密麻麻的细长银针！

她们也不和叶离枝多说废话，径自取了银针，便朝着她微微隆起的肚皮狠扎下去。

叶离枝拼命挣扎，却仍是没能躲过，不由得怒喝道：“你们好大的胆子！知道……知道我怀的是谁的孩子吗？是当今圣上的！啊——”

“呵！就是当今皇上给的口谕，说是废太子的余孽不能留！”其中一个嬷嬷“好心”地提醒道，话音未落，已有三根长针没入她的衣衫之内。

叶离枝吃痛惊呼，拼命躲闪，但僵硬的身躯在不大的床上根本无处可躲，其中一个嬷嬷许是被她折腾得烦了，抓起她的一只手就朝她的指甲里狠狠刺去！

痛叫声顿起。

“妹妹叫得真是动听，让本宫听着甚是舒畅呢。”

正闹得不可开交之时，一个千娇百媚的声音从入口处响起。

叶离枝像濒临溺水的人看到浮木一般，忙转头朝着那边喊道：“姐姐！姐姐！快些救我！这些老奴想要害死我腹中的孩儿！这孩儿是——”

她急急喊叫的话语，在借着不甚明亮的光束看清来人的打扮后，自动噤声。

只见她的好姐姐，头戴凤冠，身披艳红锦缎，一看便知是大婚不久后新妇的打扮。而能够佩戴凤冠的新妇，这普天之下，又有几人？

叶离枝只觉一阵头晕目眩，她怀疑自己还深陷在梦中没有醒来，不然的话，她怎会见到一向温柔善良对她疼爱有加的嫡长姐，以这副装扮出现在她的面前？

她明明知道，她明明知道的……

叶离枝不自觉地落下泪来，那人柔情脉脉的许诺言犹在耳——

枝儿，等你让太子弑父谋反，我荣登大宝之时，我就封你为后，封我们的儿子为太子，好不好？

好……

好一句空口无凭的承诺！

现今的皇后——叶丞相府的嫡长女叶若虚，正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，用快意非常的语气吩咐道：“多扎一些，她的命可硬着呢，小时候被钉入四十八根铁钉都没死，只是损了脊骨，这次可绝不能让她再活着出去！”

嬷嬷应声，下手更狠。叶离枝痛叫出声，两手已被扎成了刺猬，神志却越发清晰，她断断续续道：“你……你怎知是四十八根……”

叶若虚笑得很欢：“因为就是我雇人劫的妹妹啊。那些人也忒没用，回来报告时还说你难以熬过那关，结果……唉，可惜啊！”

叶离枝脸色变得更白，不敢置信地盯着她，像是第一次认识这个女人一样，她死也忘

不了，忘不了那痛苦至极的一夜！然而身子还在不放弃地艰难挣扎扭动，这是他们的孩子啊——她不想让孩子有事！

叶若虚却在此时执起她抽搐不已的手，放在自己宽大衣襟下并不显形的腹部，笑吟吟道：“妹妹摸摸，这里面可是有胎儿在动？”

叶离枝却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：“他不会背叛我的，他不会……”

“不会？”叶若虚含笑反问，“这世上哪有什么‘不会’发生的事呢？妹妹好生想想，若皇上当真对你有意，为何你只告诉了他一人你的藏身之处，我却知道了呢？”

一字一字，字字诛心。

是啊，叶若虚又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她明明用飞鸽传书只告诉了他一人……

叶离枝直到这时，才蓦地滚下泪来，她只觉得荒谬，无比荒谬！

原来的三皇子，也是当今的圣上，原来喜欢的一直是她的嫡长姐啊……

怪不得……怪不得会如此毫无顾忌地利用她，利用太子对她的喜欢，让她嫁给太子，成为太子的侧妃，为他传递情报，甚至怂恿太子逼宫造反！

叶离枝是真的没有想到太子那个大傻瓜，居然真的会为了她几句半真半假的戏言做到如斯地步。

她的泪流得更快，滚烫滚烫，却冷却了那颗曾为他炙热跳动的心。

身上的痛越甚，叶离枝的神志就越清醒，她忽地记起了，在她被害那年，她的这位“好姐姐”，曾以不能让她亲手所编的这般好的《倾城》舞失传为由，让叶离枝亲自指导，悉数教给了她的这位“好姐姐”。

然后叶若虚便在三皇子的生辰宴上跳了这支舞，也许从那时，三皇子就被她深深迷住了吧。

叶离枝咬唇苦笑，一转眸，却见素衣和红绫正一起踏进地宫，她心下一惊，忙拼出剩余的气力嘶声大喊：“跑——快跑！”

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让她惊呆了。

就见几个侍卫已察觉有人进来，拔刀迎了上去，在见到她的两个小丫鬟后，不由分说地……只绑了素衣一人。

素衣一见眼前情势，顿时大急，扑腾着便要冲上前来保护她，嘴里大喊道：“小姐！你们不能伤害小姐！放开她！放开我家小姐！唔唔……”

话未喊完，就被人粗鲁地捂住嘴巴，扛麻袋一样扛了起来，压到了那张软榻上。

红绫却是袅袅婷婷地走上前来，先是对着叶若虚毕恭毕敬地福了一福，随后才转向叶离枝，娇笑道：“叶三小姐没想到吧？您做了这么多年的细作，在您的身边也有个细作呢。”

她用的明明是敬语，话语间却不见半分尊敬。

叶离枝已顾不得和她追究，只竭力伸出手来去抓叶若虚的衣角，流泪哀求：“姐姐……好姐姐……不要伤害素衣，求你……求你放了她……好不好……”

红绫却一把将她的手拍开，像拍开一件什么脏东西似的，一脸厌恶道：“皇后娘娘千金之躯，岂是你这谋逆罪女可以乱碰的？”

叶若虚掩嘴轻笑，用无奈至极的语调道：“怎么办，我的好妹妹，对你好的人——”她慢慢凑近脸色苍白得近乎透明、满面泪汗的叶离枝，一字一字地吐进她的耳朵，“我、一、个、都、不、想、放、过、呢……”

主仆俩的笑声便随着素衣被人凌辱而发出的惨叫一起，将叶离枝送入了地狱。

意识远去的那一刻，她模模糊糊地听到耳边有人说：“妹妹要怪的话，就怪自己的舞跳得太好了吧，连圣上都险些被妹妹迷惑了呢，幸亏本宫下手早，没让你这个小妖精得逞……”

呵呵，枉她对那人情深如许，到头来，不过玩笑一句。

春寒料峭，刚刚解冻的春草从回暖的大地上探出嫩芽，爱乐城内一片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。

烟花坊内东南角一间简陋的房间里，一个小丫头正满脸焦急地拧着冰帕子，往一个躺在宽大的通铺上、被通铺显得格外弱小的女孩的额上搭去，还不住地用从守门老鬼的酒壶里偷来的酒给她擦手心和脚心。

通铺上正在发高烧的女孩满脸通红，身上盖了三层厚的被子仍是止不住地瑟瑟发抖，小丫头急得额头冒汗：这都几天了！怕是熬不过去了吧？

可她是自己在这里唯一能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啊！

小丫头一想到此，水灵灵的眼眸里已含了泪意，眼圈也红了，最后她索性不再做无用功，将剩下的酒液一股脑儿地倒在那女孩的两只脚上，一边狠命揉搓一边带着哭腔叫道：“枝儿，你快给我醒來！不然的话，我、我也随你去了……”

叶离枝是在脚底一阵瘙痒中蜷缩着身子忍笑醒来的。

意识回笼的一瞬间，她的第一个念头便是：苍天有眼！第二个念头却是：谁这么大胆子居然敢如此褻玩她一个女子的脚……

叶离枝猛地睁眼坐起，环顾一圈，却也只见一个被她突如其来的动作吓傻了的丫头愣愣地站在炕尾，两只略显粗糙的小手还将松未松地握着她的脚丫子。

“你是——”是哪里来的无知丫鬟？

叶离枝话还没问完，就被那丫头一个飞扑抱了个满怀，小手抓住她宽松的衣襟哭哭啼啼道：“你、你终于醒了……”浓浓的鼻音里是满满的关怀和庆幸。

叶离枝心头一暖，忍不住捏起她的小脸来仔细打量。

那丫头倒有些不好意思，还以为叶离枝要羞一下自己满脸泪珠的蠢样。

叶离枝却并未开口说什么，只是看着她的目光逐渐变得疑惑和震惊起来。

她、她怎么会见到小时候的素衣？

她的内心别提掀起了多少惊涛骇浪，那边厢还是小孩子的素衣已经举袖擦干了眼泪，殷殷地望着她，软软道：“枝儿你渴吗？饿吗？”

叶离枝转头看向窗外，一时不知该惊还是该喜。

素衣怕她被接连几天的高烧烧坏了脑子，抬手去探她的额头，叶离枝在那尔虞我诈中浸淫多年，对于外人的防备可想而知，当下就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，扼得紧紧的。

素衣觉得有点痛，却没有挣开，而是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担心地看着她，问：“枝儿，你怎么了，是不是魔着了？”

素衣见叶离枝自醒来后就行为古怪，不由得往这上头想去。

叶离枝却只是盯着她蹙起的眉心定定看了好一会儿，才将她的手腕放开，扯开一抹甜甜的笑，道：“我……没事。”

既然她没事，而后，她要让前世所有辜负过她的人，都出事！

与素衣闲扯了一会儿，叶离枝得知，明日便又是一年一度太监前来选好苗子入宫学习的日子。

她记得，前世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叶家派了嫡长女前来将她这个庶女接回府去。因为从小和尊贵无匹的嫡长姐八字相克，所以她一出生，就被扔在了教坊内自生自灭。

现在，叶若虚应该已经和太子安如晦定下了亲事，准备出嫁。出嫁就会离开叶府，既然已经不在府里了，那么她这个与长姐“八字相克”的卑贱庶女，自然就可以沾沾光，再次“有幸”回到叶府。

大概是为了弥补这些年对于她的不理不睬，叶丞相才派了大女儿来，以显示自己这个父亲的“尽忠职守”吧？

叶离枝拍拍脸，高烧未退的她仍感到有些头晕目眩，遂重新倒了下去，准备好好地睡一觉，以面对崭新的明天。

次日，上午的课刚上了小半个时辰，外面就骚动起来，紧接着各房的老妈子一一走了进来，拍拍手满脸喜色地道：“姑娘们，要开始了！打起精神来，锦绣的前程等着你们，可万不能给咱们烟花坊丢脸！”

“是！”众人异口同声，眉宇间也不由得布满了期冀与向往之色。

所有人都被带到了前面去，那里是专门为选人而搭建的高台，高台前还搭着凉亭，是专门用来接待宫里的老太监的。

女孩们分立两侧，一侧，是没有经过初次筛选，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上台的人，叶离枝就是其中一位。

因为她是叶家的庶出小姐，是万不能以舞女的身份入宫的，否则那就是折了叶家的面子。

而另一边，则是先前经过了筛选，或者因为各种各样的关系得以上台一展风采的人。

与其他所有都在左顾右盼、好奇又兴奋地叽喳讨论着的女孩儿不同，叶离枝站在素衣身边，无聊地打了个哈欠，满脑子都是前世的事。

没过一会儿，就见几个年轻的小太监先行开路，所有人都不禁屏气凝神，看着大门外缓缓走来的一行人。

打头的却并不是叶离枝预想中的老太监，而是……她！

就见走在最前头的，是一位十七八岁的少女，那少女一身繁复的刺绣妆花裙，满头金簪珠花，额间还贴了一抹梅花花钿，却丝毫不显累赘，反而将她一张娇俏可人的小脸衬得更加娇艳欲滴，容色艳丽。

“她是谁啊，那么大排场？”

“就是，还走在宫里头的公公前面呢……”

叶离枝身边的众人议论纷纷，可她像是什么都没有听到一般，只愣愣地望着那人。

那就是她的嫡出长姐——叶若虚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丞相府嫡长女，后来以一舞《倾城》迷倒了三皇子殿下，随着他的荣登大宝而水涨船高成为母仪天下的人。

没有人知道那支《倾城》舞是叶离枝一手所编。

也没有人知道，叶离枝的脊椎骨被人钉入寸寸长钉，自此以后再不能站立，再不能跳一支心爱的舞。

更没有人知道，她与三皇子的孩子，就那样一针一针地被人刺死腹中。

谁会知道呢，谁又会相信呢，那笑得明媚如花的少女，那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，竟会是这样一个心狠手辣的女人？

她恍惚的神思缓缓回落，眼神也逐渐恢复清明，这才发现，在叶若虚的身旁，还一左一右跟着两个少年，那两个少年的衣服上皆绣着龙形暗纹，内衬明黄里衣，这样的打扮，明眼人一瞧便知身份。

叶离枝眼睛一眯，嘴角不由得牵起一抹看似俏皮实则嘲讽的笑容，暗叹今天真是个好日子，她死前心心念念的人，终于全部都见到了。叶若虚也是好大的本事，不过是来接个妹妹，都随身有两位皇子陪伴，真真是好手段。

三人依次落座，老太监侍立一旁，不敢让小主子们久等，赶紧吩咐了烟花坊掌事的人安排开始。

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孩子们一一上场，或跪在高台两旁，或坐在高台两旁，负责奏曲的人也开始了。

几人在台下看得津津有味。

呵，她的嫡长姐还记得此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吗？是来接她回府还是出来游玩的？

叶离枝收回目光，冷冷地看向台上，不发一语，却感觉有谁在向自己这边窥看，她一转头，便正对上太子探寻而暗含好奇的目光。

该死……她怎么没注意到，她站的地方虽然离着那三人颇远，她却是站在第一排的，有什么异动自然也会第一时间被人瞧见。

她忙扯起一抹憨憨的笑容，掩去所有自己这个年纪不该有的表情，好一会儿，才察觉那道似乎能将人一眼看穿的目光移了开去。

直到当夜，叶若虚仍是毫无动静，好似来到这里，当真只是来游玩的一般。

叶离枝对此并不以为意，翻身从铺上坐起，看看外头天色，这么晚了，素衣说是去解手，到现在却还没有回来，她不由得有些担心起来，随意披了件衣裳便想出门去看看。

外头不知何时下起了大雨，叶离枝捡起门边的纸伞撑了起来，缓缓朝着地处偏僻的茅厕走去。刚来到门口，还未开口唤素衣的名字，就见前面的墙上有几道黑影飞快地越过，随即几个起落便消失不见了。

是眼花？不……不是！

叶离枝猛地想起了什么，转头追着那几道黑影而去，可今夜本就是雨夜，加之她们的院子没挂几盏灯笼，那几人的身影很快再寻不见。

她忽地扔了伞，转身就朝院外跑去，一边跑还一边扯开嗓子大喊：“有刺客啊！快来人哪！有刺客啊——！”没错，这几人一定是来行刺的，而刺杀的对象正是太子！

叶离枝知道这件事出自谁之手——二皇子那个蠢材，当真以为杀了太子他就能顺利上位？别被人当枪使了都不知道！

行刺之事具体倒是记得不太分明，只隐约记得那时太子当真受了伤，回去后好像还将养了好些日子，不过那时她的心思从未放在那人身上过，也就没有再在意了。

叶离枝拔足狂奔，很快冲出小院跑到了前面去，太子一行人因大雨也被困在了这里，她人未到声先到，那些伫立门外负责守护太子安危的侍卫一听到声音就警觉起来，结果正好看到那几道可疑的黑影从头顶掠过。

“有刺客！保护太子！”

一时间刀剑相击，兵荒马乱，昏暗的屋子被一盏盏油灯点亮，叶离枝见目的已达到，转身刚欲离开，就碰上了听到声响后匆匆赶来的三皇子。

三皇子立刻派人拦住她的去路，警觉地上下扫视了她一遍，随后沉声问道：“方才是你在喊？”

叶离枝低下头去，声音几不可闻：“是。”

“去救太子！”他一挥手先让身后的侍卫前去帮忙，随后又对叶离枝命令道，“你，随我来。”

刺客很快被侍卫擒获，未等问出个什么都纷纷咬舌自尽，太子似是习以为常，倒是不甚在意，只叹息道：“拉去埋了吧。”

三皇子带着叶离枝走进屋来，见太子睡眼惺忪地坐在桌边，忙上前几步关切道：“皇兄可有哪里伤着了？这杀千刀的刺客，竟连太子也敢刺杀，回去臣弟定要禀告父皇！”

太子安如晦却是摆摆手，道：“不必，我又没事，就不要去劳烦父皇了。”随后凤目一抬，瞄到低着头默默跟在三皇子身后的叶离枝，好奇问道，“这位是……”

“哦，方才就是她在喊有刺客，臣弟将她带来就是想问个清楚。”三皇子安如瑾看向叶离枝，冷声问道，“你怎知有刺客来袭，如实报来！”

叶离枝赶忙跪下，抖着身子将事情一五一十说了一遍。

她浑身湿透又抖得厉害，更显身形弱小，像只打湿的小狗似的，但思维倒清晰得很，将事情交代得毫无错漏。

安如瑾盯着她看了一会儿，谅她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姑娘掀不起什么大风浪，不过还是转身询问安如晦的意思：“皇兄？”

安如晦知道三皇弟这是在问他将这小姑娘放了还是杀了，他盯着跪在地上的女孩儿看了一会儿，忽地站起身来，解下身上的轻裘袍服轻轻搭在了她瑟缩不已的单薄肩头。

叶离枝一惊，抬头看他，在对上他深邃的墨色眼眸后又匆匆低下头去，只觉周身一阵暖意袭来。那袍服很轻，却又沉重得让她几欲滚下泪来。

“谢……太子殿下！”

“幸亏你及时发现，也算是救了本宫一命，”安如晦亲手将她扶起，温声道，“留在这儿也不一定什么时候会出头，不如跟在本宫身边？”

照这情形看来，太子是决定留她一条小命了。

叶离枝却是轻轻摇头，她会出手也只是在偿还这人前世对她如海的深情与宠爱而已，并不多求什么：“殿下的好意臣女心领了，但殿下有所不知，臣女乃是叶府庶女，恐要负了殿下好意。”

“叶府？”安如晦略一皱眉，“可是叶澜叶丞相之府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那真是可惜了……”

安如晦从第一眼就对这小姑娘很有兴趣，台下所有明媚如花的面孔中，唯有她面无表情冷若冰霜，察觉有人窥探时又转眼对着他摆出一副憨笑面孔，委实有趣得很。

没想到她竟是叶丞相的女儿，安如晦自动将“庶女”二字省略了，想了想，道：“也罢，我自有别的酬谢，夜也深了，你且先回房歇息吧。”

叶离枝福了福身子，转身离去，还没走到门口，就感觉眼前一黑，身子不受控制地往后倒去。

落地前，却有一双坚实的臂膀及时伸出，将她揽进一片温暖的怀抱中。

第二日，大雨未歇，叶离枝从床上坐起，就见两个俏生生的宫女侍立床尾，见她醒来忙上前柔声问候：“小姐可还觉得哪里不舒服？昨夜小姐忽然晕倒，可把我家殿下吓了好大一跳。”

“殿下？”叶离枝高烧初愈，遇到刺客受了惊吓，又淋了一场大雨，这营养不良的小身子能支撑得住才怪，“那多谢殿下下了！他现下在哪？我去道过谢便走。”

“在隔壁呢。”小宫女话音刚落，就见房门打开，一位身形修长、气度雍容、华贵非常的少年踏着雨声亲手端着盘子走了进来。

随着他的靠近，叶离枝还嗅到了一股浓浓的苦药味。她不自觉地皱起眉头，看仇人似的盯着那碗黑漆漆的药汁。

“喝了吧，随行的太医刚熬的，对你的病有好处。”太子将药放到床边小桌上，声音温柔，极有磁性，又端了药碗竟然想要亲自喂她。

这情景太过熟悉，让叶离枝一时不知今夕是何夕，抬手便挡了他的药碗，小声嘟囔道：“我不要喝……”话一出口，两人皆是愣住。

叶离枝恍然回神，心下暗恼，她还当自己是太子最为宠爱的侧妃呢，可以对着他这般毫无顾忌地撒娇。她当下从床上起身跪下道：“殿下恕罪，臣女方才大梦初醒，说了些胡话，还请殿下责罚！”

安如晦也被她之前的动作弄得一怔，那与撒娇无异的拒绝声仍软软地萦绕耳畔，让他心头一阵酥麻。

回过神来后也不责怪，只绽开如梨花般雅淡的浅笑，道：“三妹妹年纪尚幼，偶尔任性也是平常，不想喝的话……本宫再让人熬成药丸吧，也好入口些。”

说着，他当真唤来身边宫女，把亲手端来的药碗又让人端了回去。

叶离枝眼眸低垂，心里满是愧疚。就是这样，太子就是这样对她毫无底线地宠爱着，她原本还以为太子对每个人都是这样的，到后来才发现……

“三妹妹？”安如晦温柔和软的声音将她从噩梦般的记忆中拉扯出来，一抬头叶离枝才发觉，自己不知何时已是泪流满面。

“怎的哭了，是有谁欺负了你不成？跟本宫说，本宫帮你欺负回去。”

安如晦半是认真半是玩笑着逗她。叶离枝有些不好意思地举袖擦了擦脸，哑声应道：“没事……只是，见到殿下如此亲切，有些想家罢了。”

这当然只是一个借口。家？那布满阴谋诡计的地方，又怎担得起“家”这样温暖的字眼？

安如晦了然，笑着让宫女拧了帕子给她擦脸，看着她服过药之后才放她离开。

回去用过早饭后，烟云阁那边终于有人来请。

叶离枝略一思量，将素衣也带上了，到之前只嘱咐她除了必要的话不必多言，素衣乖乖点头，打着纸伞亦步亦趋地随她去了。

碧螺春的茶香盈满阁中，叶离枝进去之后才发现太子与三皇子二人也在，遂带着素衣上前跪拜行礼，然后才来到叶若虚的面前。

叶若虚眼中若有所思，这个从小就被扔到这里不闻不问的庶妹，怎的礼数这般周全？周全到让她想挑刺也无从下手。

见叶离枝垂眸而来，欲要俯身对她行礼，叶若虚忙堆起一脸亲热的笑容，拉着她的手嗔怪道：“妹妹不必多礼了，咱们姐妹俩好久不见，姐姐也是怪想念的。听闻妹妹在这里学了这么些年，舞跳得一定很好吧？”

叶离枝想起自己前世的悲惨结局都是因舞而起，羞涩一笑，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撒谎道：“枝儿笨拙，舞跳得远没有他人好呢。”

“妹妹谦虚了不是？不如跳一支来让姐姐观赏观赏？殿下他们也在呢，妹妹若是跳得好了，说不定还有赏哦！”

叶离枝随着她的话下意识地朝太子那边看去，安如瑾一脸淡漠，安如晦却是嘴角含着温和却透着疏离的笑，对着她们点点头，算是凑了这个趣儿。

见太子给了自己面子，叶若虚心中更是得意，好像很期盼似的望着叶离枝。叶离枝目光收回得晚，就见太子在叶若虚转头的一瞬间，表情不变，却对着自己调皮地眨了眨眼睛。

叶离枝心下一动，点头道：“那妹妹就献丑了。”

阁内有人伴香拨弦，叶离枝也不挑剔，就着当前的乐声迈步跳了起来，她神情认真，动作却是中规中矩，显得格外僵硬呆板。

偶尔还不经意般跳错了拍子，然后连忙略带慌乱地改正过来，更显身形笨拙，不值一观。

叶若虚暗自放下心来，又有些轻蔑不屑。

庶女果真就是庶女，天生身份低人一等，就连别的方面也上不了台面，得亏今日有她，否则的话，就这样的货色，再过八百年也不可能有幸在太子和三皇子面前舞一回。

三皇子只看了几眼就低下头继续专心品自己的茶了，太子倒是看得津津有味，不过眼中却没有多少惊艳的神色，只是觉得这个女孩儿笨拙的动作别有几分可爱而已。

只有素衣一脸疑惑，暗道枝儿今儿个是怎么了，莫非是见着太子殿下这般的大人物给吓着了？平时在她们房里，枝儿可是一枝独秀，是跳得最好的那个！

一舞结束，叶若虚连忙虚伪地拍手称赞：“妹妹跳得真好，等回去后也教教姐姐，不许藏私哦！”

“是。”叶离枝抬袖抹了把额上的细汗，微喘着粗气地应着，至于跳得好就有赏赐之